

十七岁那年，公主薇拉同往常一般拖着她的白色长裙在花园里散步。

她好像有些心事，但不知向谁说起，便只能注视着风中摇曳的紫罗兰，静静地等待时间的流逝与那一刻的到来，可到底会是哪一天呢？

急促的脚步声沿着身后的石板路径直走来。薇拉回过头一看，是一名王宫里的卫兵。他挺直身姿，向公主行了个礼。

“禀报公主殿下，有一名奇怪的红衣少女求见。”

会是那个吗？薇拉在心里判断着可能性。

“把她带到花园里来吧。到时候你们可以在外门守候。”

“但是，陛下已经吩咐过……”

“我希望这件事能由我自己来决定。至少，我也已经十七岁了，”在说到这里时，她的心跳猛地震动了一下，“而且，这也是花园，安排卫兵在这里监视不太合适。会把那个女孩吓到的吧？”

卫兵沉默了一会儿，随即回答道：“要对那个女孩搜身检查吗？这是外界人员进入王宫的必要程序，也是为了殿下的安全着想。”

“不必了，请直接带她来花园吧。”

卫兵再次行了礼，离开了花园。薇拉看向湛蓝的天空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再重新面向刚刚那株紫罗兰，却惊奇地发现找不着它了。她皱着眉头在周围一圈花丛里寻觅紫罗兰的身影，确认它不在这儿后她开始在花园里一边漫步一边继续寻找，后来甚至拖着这套不适宜的长裙跑了起来——但始终没有看到那刻在心扉中的紫色。

她的脚步放缓了，因为远方的道路尽头是一股模糊的红色。

就是那女孩。薇拉肯定了自己的想法，调整好自己的气息与步伐让她比较符合“公主”的气质。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具体会发生什么，但这一定是一次重要的会面。

所以她是谁呢？

跟在女孩后面的卫兵看到了走来的公主，集体行了礼后向着反方向离开了。这样，便只有那一抹暗红色变得逐渐清晰起来了。

走来的女孩和她年龄相仿，身着暗红色的礼服，两手束在身后，和其他普通的平民女孩看上去没有什么区别。身为公主，薇拉对平民的生活并不是很清楚——而且她也有好久没有出过王宫了。

她们已经走近了，走到适合相互交谈的距离了。薇拉能看清女孩清秀的五官。

“你是公主，薇拉。”女孩开口道。薇拉没想到她的第一句话会是这样的语气。

“那……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薇拉决定问这个神秘的女孩。

“我叫埃德里安。”女孩如此自我介绍。

“你说话，说的真的好严肃……放松点下来，别把我当公主看，现在我只是一个和你一样的十七岁女孩。我们在这里散步吧？”薇拉走到女孩身旁，尝试把她带动。

两个女孩并排走在一起，沿着花园的石板路看向远方。

“我看起来像十七岁吗？”女孩问道。

薇拉把身旁的女孩再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，没有任何东西会暗示着她与外表上的年龄不同。于是薇拉回答道：“很像，我想不到还会有什么其他可能性。”

“我看起来像你吗？”女孩又问道。

“我觉得……蛮像的吧。但，我是公主……确实是这样一回事。”薇拉抬起头来，“所以说，你今天来找公主是要做什么呢？是为了问刚刚的两个问题吗？”

女孩用幼嫩的声音说话了，一瞬间让薇拉觉得她比十七岁要小。

“我是为了找到你。我想要……和你在这花园里散步。”

薇拉看到，女孩的脸上竟然浮现出了笑容。她也一起笑了，心中想着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个目的，可想到后来会发生什么，她的笑容又变得僵硬了起来。

但她是公主，要有公主的模样，所以又笑了起来。

“那就跟我在这一闲逛吧。”

这是王宫里的花园，在建造这里时，父王请了好几名魔法师，为这片花园施加上了强大的「风」魔法——在此之后，不只是围栏里的花，这整个花园都有了生命。有些时候，路会移动，把人带向一个不可知的方向，在随机形成的图案中领略花之绚烂。刚刚那朵紫罗兰，想必就是在不经意间被移动到了花园的另一处，成为其他景物的一部分了吧。

这个世界的魔法很奇妙，但薇拉并没法很好的领悟，或许与天性有关。

“你是个怎么样的人呢？”薇拉问女孩。

“我从小就想要成为一名公主，”女孩空盈的眼瞳中映射着平静的蓝天，“但我并不是。尽管如此，我的心中仍有着想成为公主的梦，在我这么想时——我就真的好想遇上你。”

“这就是你想要找到我的原因吗？”薇拉的脸有些微红，“以后也会欢迎你来这里和我一起散步的。”

花园里的路绕着弯打转，如旋涡一般把女孩们引向中心。不知是否是错觉，薇拉觉得围栏和花似乎都比平常高了一些。原来花园里的这些事物不光会移动，还能变高吗？她饶有兴趣地观赏着这流动的，永不重复的风景，忽然眼神聚焦到了身边女孩的侧脸上。

她也在看风景，看这些品种各异的花卉，看它们千奇百怪的排列，但除此之外，那双眼睛中变得浑浊的蓝天告诉薇拉她还在看其他的东西……好像有一份警觉在里面。

“既然你想做公主的话，你有想过让我们两人的身份互换吗？”薇拉说。

“你可能不会适应我的这种生活吧，薇拉。”女孩回答。

除了父母，很少有人在称呼薇拉时是对她直呼其名而不含任何修饰语的。这让她在心中感受到一种来自同龄人的温暖。她看着女孩，大声回答：

“我肯定能适应的，我又不是什么娇生惯养的小孩子。”

说完，她自己噗嗤一声笑了出来，而女孩则也用微笑回应她。

“那我就放心了，你果然是位好公主。”

谈笑间，路到了尽头。薇拉正疑惑着这旋涡的中心是花园里的哪个位置，以及，路为什么会有尽头。过去在花园里时，这一系列奇怪的情况她可都没见过。

她一看，刚刚还在对她说话的女孩此时竟也消失了踪影。

“埃……埃德里安！”薇拉扭头就从旋涡的中心向外跑去。在螺旋状的路径上，一阵大风飕飕而过，直撞上薇拉的双眼。她下意识地抬起双手保护被刺痛的眼睛，透过白色的丝绸隐隐地看见面前若隐若现的暗红色。

“我在这里。”她能听见埃德里安的说话声。那声音立即使她的心被安抚了下来，凛冽的大风也渐渐减弱了。薇拉把双手放下，埃德里安就站在她的面前，自若的好像她们相识已久。

“刚刚……刚刚那是什么？”薇拉问。

埃德里安抬起了手——薇拉能看见她手上回转着的寒风。

“是「风」的魔法吗……你为什么要这样？”

“握住我的手。”埃德里安把她抬起的那只手伸来。

“这……真的没事吗？”薇拉对她已经有了点猜忌，但还是把手放在了寒风上。

牵住了埃德里安的手，以两位女孩为中心，一场风暴再次来临。处于风眼的薇拉没有受到狂风的影响，她仔细感受着埃德里安手心的柔和，与微微的寒冷。

待风暴褪去后，身边景观的变化一下子突显了出来。围栏与花变矮了许多——应该说，回到了它们原有的高度，而藏在变高的花丛的后面的，是现在已经躺在了地上的几个人。

“那些人是……”薇拉从没见过那些人。在刚刚的一分钟内，事态的急变把她从女孩间的美好时光拉回到了冰冷的现实中——那个一直让她担心着的现实。

“他们是暗杀者。”埃德里安的口吻仍旧十分平和。

“是来杀我的？”薇拉心口一紧，“那，他们现在……”

“都已经被我弄昏过去了。”埃德里安说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薇拉一下子把牵着的手挣脱开来后退了几步，“一个普通的十七岁女孩没有能力掌控那么大范围的「风」魔法，也没法把潜伏于暗处的暗杀者在几秒钟之内弄

昏。你是……”

“我是埃德里安，公主。”埃德里安向薇拉行了一个礼。

“你是被情报局高度关注的对象，‘暗杀公主’，埃德里安。”薇拉又后退了两步，“我说，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，让你和这位被通缉对象高度相似呢。”

身着暗红色礼服的公主微微点了点头，表示认可。

“你觉得我打算杀你吗？”埃德里安说。

薇拉愣了愣。对，如果埃德里安想要杀她的话，此时她应该已经没有呼吸了，反而是她刚刚从那些暗杀者手下救下了她。

“你应该不打算杀我，可……这些暗杀者们，还有你……”薇拉支支吾吾着。

“你是不是想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来杀你？”埃德里安问。

“对。但其实，我是知道会有人来杀我的……”

在薇拉还小的时候，父王请了先知为她的未来占卜。结果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，而是一阵噩耗：

“在她十七岁的时候，她会被杀死。”先知看着面前小小的薇拉，对她的父母轻声说，“我对这个结果感到非常遗憾，但未来注定是如此令人恐慌。”

“那……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这样的未来吗？”

先知没有回答。而是蹲下来盯着小薇拉的脸，薇拉高兴地把手按在先知的身上。

“真的太奇怪了……这几十年来，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……”

“是，是有希望吗？”她的母亲着急地问。

“有没有希望，这不好说。但在未来的世界里，在公主十七岁以后，我从他们留下的记忆中看到：她仍然活着，仍然是这个国家的公主，并在更遥远的未来继承了王位。”

“我是在十六岁时才得知这个消息的。”薇拉对埃德里安说，“后来父王请了其他的先知进行占卜，结果得到的答案大都相同。今天……想必就是预言中的那个日子吧。”她低下头，“原来的话，我想我会被那些人杀死。但是，是你救了我……可是，埃德里安，我们认识吗？你为何要救我？”

“你果然问了这两个问题啊。”埃德里安牵起薇拉的手，“我们不妨走着谈。”

由于那些暗杀者已被击倒，这花园被干扰过的魔法恢复了正常，道路又如往常一般漫长。两位公主并排走在一起，沿着花园的石板路看向远方。

“今天就是那个命中注定的日子，组织的计划是在花园中将公主暗杀。为确保万无一失，派出的都是排名前位的暗杀者们，不过我并不在内。”埃德里安说，“如果没有我的话，你就会同预言中说的一样被杀死。”

“但为什么先知们没有预知到你的出现呢？”

“先知们看不到‘暗杀公主’。我还在被通缉吧？没有人能够预知我的存在，这也是我为何至今未尝败绩。”埃德里安攥紧了薇拉的手，“但这一切都是因为，在这个世界里，‘暗杀公主’本不应该出现。”

“什么……什么意思？”

“每个世界的未来都是被决定好的。先知们能够占卜未来，也不过是窥见了一眼注定要发生的事。而在记录了从起源到终结的这本巨大的历史之书，‘暗杀公主’不曾出现过。”

“可你，实实在在地站在我旁边。”

“你理解了我从哪里来吗？”

薇拉仍然十分迷惑，感觉自己好像重新身处于埃德里安召唤出的风暴之中。

“世界树尤克特拉希尔支撑着整个宇宙的平衡，万物于此诞生，终将于此终结。”薇拉想起了这句写在魔法书扉页的话。当时这句话说明着魔法的根源的由来，现在……

“你是什么魔法吗？”薇拉问。

“我是实实在在的人，薇拉。”埃德里安说，“我与你是一样的。”

她停顿了一下，接着喃喃道：“我看起来像你吗？”

“你问过我这个问题，现在让我再回答的话……”

“你会告诉我，你不知道答案，并说我是一个特别的公主。”埃德里安说。

薇拉停住了脚步。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我活了十七岁，作为‘暗杀公主’……我同样活了十七岁，作为真正的公主，名叫薇拉。”

薇拉仔细推敲着这句话的意思。风把两位公主的长发都吹得扬起，薇拉看着埃德里安眼瞳里闪烁着的那些晶莹的碎片，好像知道了埃德里安要把她心中埋藏着的事情都说出来。

“你说，你是薇拉，是真正的公主……我们是同一个人吗？”

“现在已经不是了。”埃德里安说，“而在我身为薇拉的那些光阴中……你应该还未出生吧。”

“但那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在你出生的十七年前，我想那是我苏醒的日子。”她的表情融入了对过去的追忆中，“我在王宫里，作为这个国家的公主，以‘薇拉’之名享受着举国上下的欢庆。”

“在我还小的时候……”埃德里安也看着薇拉眼瞳里的空灵，“对，与你的小时候一样，父王请来的先知为我们都作了同一个预言。”

“魔法书里的咒语晦涩难懂，我没有学习多久就放弃了，因为感觉到自己没有那份悟性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其实是我没有找准对的方向……”

埃德里安在空中握住了一股风，把它放在自己胸前。

“「风」魔法。无影无形，无处不在，是我的生命的写照。”

她把那股风向薇拉一抛，薇拉下意识地伸手去接——她怎么能拦下风？

但她抓住了，确确实实地把风握在了手中，感受着气流的旋转。

“尤克特拉希尔会见证它的流传的。”

薇拉只听见埃德里安这么说，却在眨眼之间发觉她已消失在自己面前。暴风卷起，薇拉手中的风消散于空中。石板路两旁的花丛开始摇摆，同时花园里那「风」魔法似乎启动了——

待风褪去时，她发现自己站在花园门口。门边是那几个她熟悉的卫兵。

“嘿，吉尔伯特——”薇拉向那个不久前刚与她说过话的卫兵喊话。卫兵没有答复。

怎么回事？薇拉还没来得及思考，就看见远处有一名红衣少女走来。

那模糊的暗红色……直到刚刚都还在她面前。

“埃德里安！”薇拉也顾不上公主的礼仪了，向着埃德里安冲了过去。远处的埃德里安缓缓地向她走了过来。

她的脚步停了下来。不……这个人不是埃德里安，尽管她穿着与埃德里安一样的暗红色礼服，走路时同样两手束在身后，但她长得与埃德里安不一样。

向她走来的女孩穿过了她的身体，薇拉猛然转身，跟着女孩向花园门口走去。

“我想要见薇拉公主，能请您向她说一声吗？”

卫兵听到女孩的请求，吃了一惊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我会询问公主。”

女孩安静地站在原地等候，薇拉看了看女孩与卫兵们，立即跟在卫兵后面跑进花园。

花园里的路不会重复，但这条路实在是太令她感到熟悉了。

薇拉有点跟不上卫兵的速度，渐渐地被甩在了身后。她停了下来，喘着气，望向远方，看见了一抹纯洁的白色。

“该不会是……”

薇拉再一次跑了起来，甚至越跑越快，追上了前面的卫兵——她一路加速着，冲到了那抹白色面前——和她穿着同一件白色长裙的埃德里安。

她伸出双手想要抱住埃德里安，却穿过了她，险些摔倒在地上。

“禀报公主殿下，有一名奇怪的红衣少女求见。”

这是多么熟悉的一幕场景……薇拉站到了埃德里安旁。

“把她带到花园里来吧。”她们一起说道。

“你是公主，薇拉。”女孩对埃德里安说。

“那……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埃德里安问。

“我叫埃德里安。”女孩说。

“你是个怎么样的人呢？”埃德里安问。

“我从小就想要成为一名公主，……”

在大风卷起时，薇拉凭着印象走到了暗杀者们站的位置。完全没什么困难的——她可以自由地穿过这些栏杆与花丛。

快得如幻影一般闪过的暗红色礼服划过一名暗杀者的背后，瞬间将他击倒。其他几个暗杀者虽然感受到了杀意，但尚未来得及反应之时已经毙命。

女孩站在倒下的暗杀者旁，抬头凝视着蓝天，又化作一道暗红色的风离开了。

“尤克特拉希尔会见证它的流传的。”

埃德里安手握着风，身影在空中渐渐消散。一旁的女孩转向薇拉——她不知何时变成了埃德里安的模样。

“你看到的是……我的记忆。”埃德里安说道。

“那是——你作为我生活的十七年吗？这一切，无论如何，与我本人都太像了，简直可以说是一模一样。”薇拉说，“只是，那个暗红色的女孩……她叫埃德里安吗？”

“对，我现在用的就是她的名字。”埃德里安怀念般地说，“你在意她吗？”

“我觉得她与你真的很像啊。”

埃德里安再一次牵起薇拉的手，两人在花园里缓缓走着。

“我比较想知道……后来还发生了什么？如果过去的你与未来的我也有着相同的人生，我就会……”

恐惧再一次爬上了薇拉的心头，对命运的惊慌连埃德里安也无法用大风吹散。

“你，是不是……只活了十七岁？”

埃德里安闭上了双眼，为了不使里面的眼泪流出让薇拉看到。

“我，我活了很久……而且，我真的一直活下去了……”

“你骗人！你……还有我……我们……”薇拉已经语无伦次。

眼泪无法抑制地从眼眶里溢出，风也渐渐停了下来。

“你想知道，我是怎么死的，对吧……？”

“我们的命运，真的是完全相同的吗……？”

“不会的。”埃德里安紧握住薇拉的手，“没有人会死，我们会一起活下去。你看我……不是处理掉了那些暗杀者吗？你已经安全啦。”

“那个女孩，和你做了一样的事，都清理掉了那些人。但你……还是死了。”

“我来告诉你都发生了什么吧。当然，它们都与你无关，这一切不再会重演。”

“所以，埃德里安，你究竟从哪儿来呢？”埃德里安问。

“沿着尤克特拉希尔的枝干随风飘荡，来自于另一个世界的我，就这样降生于此了。”

“但人在转生后为什么会前往另一个世界呢？”

城里的先知们知晓人的生生世世。

“并非是这样的。人的生命扎根于自己的世界，只会在自己这片树叶上轮回降生。我……”

女孩露出了难堪的表情，显然是不想继续说下去。

“不过嘛，真的是奇妙的缘分呢。能够来到这里与我相遇——你對自己感到开心吗？”

“开心。转生于此，只为了十七岁，只为了见你。”女孩说，“可能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暗杀者吧……但我就是来保护你的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。”

“谢谢你，埃德里安。感谢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你打破了我十七岁的命运。”埃德里安说着说着，语速慢了下来，好像意识到了什么。

“怎么了，薇拉？”女孩问道。

“在这个世界之外，也有另一个薇拉要面对她的命运。”薇拉对埃德里安说，“而那个薇拉，也在十七年后等待着我的拯救。所以，我不能和你留在这里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我永远是你的薇拉。”薇拉说道，“但我，也永远会是她的埃德里安。”

埃德里安静静地看向天空。和十七年前那天的颜色一模一样。她眨眨眼，身旁的薇拉在一瞬间好似换上了那件同样的暗红色礼服。

“我与你——走的是同一条路过来的。十七年前，也是我这样的要求，才让我如今能与你相见。”埃德里安的心跳猛地震动了一下，“因此，我已经很幸福了。”

“我不会拒绝你的，薇拉。”她继续说道，“即使能和你在一起的时光很短暂，但我希望你能够幸福，也能为别人带来幸福。”

“还记得之前我们说过身份互换吗？”薇拉说道，“如果我在未来成为了你，你也便作为公主活下去吧——不是‘暗杀公主’，而是真正的公主。”

两位公主走到了石板路的尽头。围栏之后，盛开着无数朵紫罗兰。女孩们相视而笑，牵住了对方的双手，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。

微风拂起，轻轻拍过薇拉的脸颊，她的眼前逐渐模糊——想必是泪水遮蔽住了她的视线吧。



暗红色的身影在眼中愈发浅白，恍惚之中她听到了最后一句话。

“成为她的公主吧，埃德里安。”

公主薇拉并没有同预言中说的那样在十七岁死去，她活到了十八岁并接受了成人礼。

没人清楚先知的预言为何会出错，那大概是他唯一一次没有看清未来吧。

那一天，身着白色长裙的公主在怀抱中永远地闭上了双眼。

无人知道这座花园里曾有着这样的往事，这终究是一场完美的暗杀。

2022.2.24——2022.3.9

公主注视着风中摇曳的紫罗兰。

“我们一起散步吧，薇拉。”

《暗杀公主》后记：

“记住了，不是所有的公主都是我薇拉·埃德里安。”

故事的两位女主人公的名字取自《梦游的九十九年》中的公主薇拉·埃德里安。

如果你还没有看懂剧情，可以重头再看一遍。当然，即使已经读懂，再看一遍也会有许多感悟的。

这个故事与其说是「循环」，倒更不如说是「传承」。

从薇拉，到埃德里安，再重新回到薇拉，公主的这一生收获了永恒的幸福。

另外，这篇故事算是基本达成「契诃夫之枪」了，太困难了（瘫）。

大概会是我在初中阶段的最后一篇故事了吧。至少应该会是最后一篇短篇，我说不定会考虑继续写《时间之巅 5.0》。当然，我觉得不大可能实现。

让薇拉与埃德里安为我画上这一阶段的句号，我觉得不比让时幻和紫维来要差。

进入高中阶段后，住校+竞赛生的生活是基本上不可能让我继续进行笔头创作了（除非我能进队），所以对未来还是不大清楚。

像先知一样，预知未来什么的，还是免了吧。

2022.3.9

《故事之后的故事》收编后记：

《暗杀公主》的标题与灵感实际上取于 Mitchie M 的同名歌曲《暗杀公主》。那首歌的本来 PV 就是有剧情的可动漫画，但是与这个故事算是一点关系也没有了。

另外，这篇故事原来还有一篇重制版，仅仅保留了两人间这特殊的循环方式，其他的内容几乎全部改动，差不多是一个全新的故事了。但这篇重制版最终没有完成而被弃置，也算是很可怜了吧。本次整理《故事之后的故事》，姑且把这篇原版故事放入其中好了。

2024.8.5